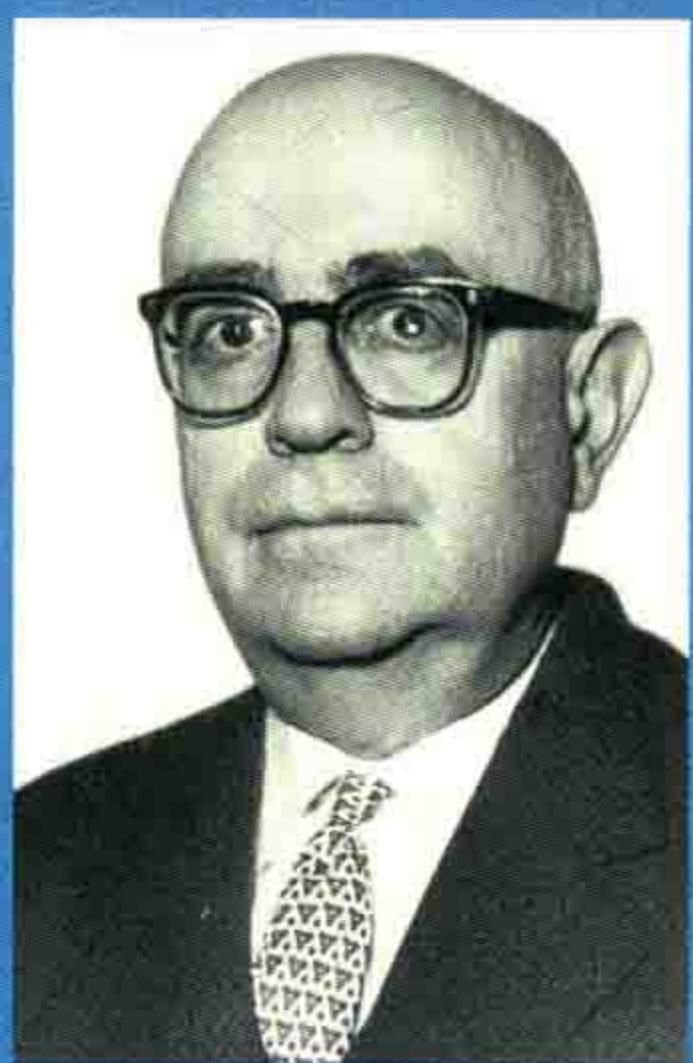


CAMBRIDGE

剑桥研究指南丛书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

[美] 汤姆·休恩 (Tom Huhn) 编
张亮 等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剑桥研究指南丛书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

[美] 汤姆·休恩 (Tom Huhn) 编

张亮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 / (美) 汤姆·休恩编；张亮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剑桥研究指南丛书)
ISBN 978-7-303-21910-0

I. ①剑… II. ①汤… ②张… III. ①阿多诺(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903—1969)—人物研究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366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0321

营销中心 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JIANQIAO ADUONUO YANJIU ZHINA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0 mm×1240 mm 1/32
印 张：16.375
字 数：455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张 爽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献给我的父母
约翰·休恩 娜奥米·休恩

撰稿人名录

J. M. 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校聘杰出哲学教授。他著有《阿多诺：觉醒与伦理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反对性感的身体：阿多诺的晚期现代主义和绘画的观念》(即出)。

安德鲁·伯威(Andrew Bowie)是伦敦大学皇家哈罗威学院的德语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理论》(劳特里奇，1997年)、《美学与主体性：从康德到尼采》(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德国哲学(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导论》(政体出版社，2003年)。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题为《音乐、哲学与现代性》的新书。

萨米尔·甘德沙(Samir Gandesha)是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人文科学系的现代欧洲思想文化助理教授。2001—2002年，他以洪堡学者的身份在波茨坦大学哲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他出版过一系列有关批判理论的论文和著作，如《书写与判

断：阿多诺、阿伦特及其自然历史的时序错位》，载奥尔、伦茨曼、维塞尔主编：《阿伦特与阿多诺》(苏克坎普，2003年)。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阿多诺的海德格尔批判的书。

xii

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她是《音乐作品的想象陈列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探索声音：音乐、政治与哲学的局限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书的作者。目前，她正在创作一部新书，主要讨论阿多诺著作中哲学与音乐的关系。

汤姆·休恩(Tom Huhn)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美学和哲学，此前，他还曾在纽约大学的萨拉·劳伦斯学院以及卫斯利延大学教美学和哲学。他的近期著作有《模仿与社会：柏克、霍加斯、康德美学对模仿的坚持》(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出版社，2004年)。

罗伯特·胡洛特-肯特(Robert Hullot-Kentor)是南安普顿大学的文学与哲学教授。他刚刚为阿多诺档案馆完成了阿多诺的《音乐趋势：一种无线电理论的要素》的整理工作，该著作将作为《阿多诺遗著集》第三卷出版。此外，他还正积极筹备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和《否定的辩证法》的新英文版翻译。

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是剑桥大学的格雷·普特英国文学史讲师。他是《阿多诺：批判性导论》(政体出版社，1998年)的作者，目前正在为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一部四卷本的“阿多诺研究

文集”。

马丁·杰伊(Martin Jay)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悉尼·哈勒曼·艾尔曼历史学讲座教授。他近期的著作包括《文化语义学》(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 1998年)和《暴力的折射》(劳特里奇, 2003年)。他关于现代欧美思想中话语经验的新书即将完成。

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是斯坦福大学英语系的助理教授以及德国研究中心的合聘助理教授。他在《批评研究》《十月》《美国诗学评论》《布莱希特年鉴》《现代语言学季刊》《浪漫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与美学和批判理论有关的诗歌及其他艺术论文。目前,他已经完成了两部书稿:《否定的浪漫主义,永远的现代性:济慈、雪莱和阿多诺的批判美学》和《建构实验: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和当代诗歌》。

xiii

克里斯托弗·门克(Christoph Menke)是波茨坦大学的哲学教授和位于埃尔福特的马克斯·韦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著作包括《艺术的独立主权:阿多诺和德里达的美学否定性》(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8年)和《反思平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斯蒂凡·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是奥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是《阿多诺传》(苏克坎普, 2003年)和《阿多诺的社会学》(坎帕斯, 2001年)的作者,以及《兴趣的原因:哈贝马斯著作回顾》(苏克坎普, 2000年)的主编。

马克斯·帕迪森(Max Paddison)是杜伦大学音乐学教授。他是《阿多诺的音乐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3年)和《阿多诺、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卡恩与埃弗里尔, 1996年)的作者。他的论著广泛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先锋音乐、摇滚乐美学等领域。同时, 他还是《当代音乐的哲学透视》的共同主编(另一主编为艾琳·德拉赫), 并将为该书撰写题为“阿多诺、当代音乐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篇目。

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是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他是《何为启蒙? 20世纪问题的18世纪答案》(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的主编, 并发表过关于康德、黑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的许多论文。他目前的工作主要与德国思想界对启蒙的回应有关。

格哈德·斯维彭霍伊斯(Gerhard Schweppenhäuser)是波尔扎诺自由大学的美学教授。他著有《奥斯维辛之后的伦理学: 阿多诺的否定道德哲学》(论证出版社, 1993年)、《阿多诺导论》(朱尼斯出版社, 2003年)。目前, 他与沃尔夫冈·博克共同负责《批判理论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

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曾是阿多诺的助手(1959—1965年), 现在是法兰克福阿多诺档案馆的创始人和前任馆长。他是《阿多诺全集》、《阿多诺遗著集》(正在进行中)的主编和《本雅明全集》的共同主编。他的著作有《停滞的辩证法》(苏克坎普, 1983年)、《本雅明哲学研究》(苏克坎普, 1973年)、《神话与教育》(文

本与批评，2002年)。

约尔·怀特布克(Joel Whitebook)是纽约城的一位职业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与研究中心的教员。他曾出版《变态与乌托邦：关于精神分析和批判理论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

目 录

1	撰稿人名录
1	导言 超越自身的思想 / 汤姆·休恩
19	第一章 作为命运的否定辩证法：阿多诺与黑格尔 / J. M. 伯恩斯坦
54	第二章 沉重的客体：论阿多诺的康德—弗洛伊德阐释 / 约尔·怀特布克
88	第三章 阿多诺、马克思和唯物主义 / 西蒙·贾维斯
111	第四章 离家：论阿多诺与海德格尔 / 萨米尔·甘德沙
145	第五章 经验依旧深陷危机？——对法兰克福学派哀歌的反思 / 马丁·杰伊
167	第六章 好莱坞的梅菲斯特费勒斯：阿多诺、 托马斯·曼和勋伯格 / 詹姆斯·施密特
207	第七章 正确的听与一种新型人 / 罗伯特·胡洛特-肯特
225	第八章 阿多诺音乐美学中的本真性及失败 /

	马克斯·帕迪森
251	第九章 不谐和作品与听众 / 莉迪娅·戈尔
281	第十章 阿多诺、海德格尔和音乐的意义 / 安德鲁·伯威
318	第十一章 作为反思性社会学的社会批判理论 / 斯蒂凡·穆勒-多姆
345	第十二章 谱系学与批判——道德的伦理学审问的两 种形式 / 克里斯托弗·门克
374	第十三章 阿多诺的否定的道德哲学 / 格哈德·斯维彭霍伊斯
403	第十四章 阿多诺的社会抒情诗与今日之文学批评： 诗学、美学与现代性 / 罗伯特·考夫曼
429	第十五章 阿多诺的汤姆·索亚轻歌剧 / 罗尔夫·蒂德曼
455	参考文献
500	索引
520	译后记

导言 超越自身的思想

汤姆·休恩

西奥多·维森格伦特-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¹是一名哲学家、作曲家、散文家和社会理论家。他于1903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阿多诺的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特(Oskar Wiesengrund)是一名杰出的犹太酒商，入乡随俗改信新教。母亲玛利亚·卡尔维利-阿多诺·德拉·皮亚纳(Maria Calvelli-Adorno della Piana)是天主教徒，婚前曾是一名颇有盛名的歌唱家。1938年阿多诺舍弃父姓维森格伦特，改从母姓阿多诺。阿多诺是这个优渥家庭里的独子，他自称有两位母亲抚育他成长。这另一位“母亲”便是阿多诺的姨妈阿加德·卡尔维利-阿多诺(Agathe Calvelli-Adorno)，一名曾拥有辉煌演艺生涯的钢琴家。

十五岁时，阿多诺便开始每周都与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会面，并持续多年。克拉考尔比阿多诺年长十四岁，早年担任过《法兰克福报》的主编。在克拉考尔的指导下，阿多诺开始阅读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后来，阿多诺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道，他在大学老师那里学到的还不如与克拉考

尔在一起读书时学到的东西多。1921 年，阿多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音乐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期间，阿多诺结识了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本雅明(Benjamin)，并与之结为终生好友。本雅明对阿多诺的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4 年，阿多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5 年至 1927 年，阿多诺怀着成为作曲家和钢琴家的梦想，数次前往维也纳并逗留数月，从事音乐方面的学习。他跟随阿尔班·伯尔格(Alban Berg)学习作曲，跟随爱德华·施托尔曼(Eduard Steuermann)学习钢琴演奏。²这两位艺术家都是勋伯格(Schoenberg)圈子里的人。在这期间，阿多诺还继续他自 1921 年便形成的习惯，公开发表音乐评论。正如理查德·莱珀特(Richard Leppert)在新近出版的《阿多诺音乐论集》的绪论中所言，“从 1921 年起，当阿多诺还只是一名少年时，到 1930 年之间，他发表了数十篇关于歌剧和音乐会评论、关于新音乐以及美学方面的评论。阿多诺对新音乐评价甚高”^[1]。

1927 年，阿多诺返回法兰克福，与霍克海默和其他成员一起为社会研究所工作。这个社会研究所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2]，它于 1924 年创立于法兰克福，拥有明确的使命，致力于将哲学和社会科学融合成社会批判理论。阿多诺为研究所写的文章发表于 1932 年《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研究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掌权六周之后，其办公室遭到纳粹警察的查封。几个月之后，阿多诺的教授资格也被纳粹取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51 年，研究所才重新在法兰克福正式开展工作。在纳粹统治期间，研究所的成员流亡海外，大部分去了美国，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38 年，阿多诺抵达纽约，1941 年迁居洛杉矶，在那里逗留了近八年之久，获得了美国国籍。在 1957 年的一封信中，阿多诺谈到了他在美国 11 年的流亡经历：“我在德国出

版的著作有 90% 是在美国写的。”^[3] 1949 年，阿多诺返回德国。1953 年，阿多诺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终身教授席位。1958 年，在霍克海默退休之后，阿多诺担任研究所所长，直至 1969 年在瑞士度假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英语学界，1966 年在德国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和遗著《美学理论》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两部阿多诺重要哲学著作。但近年来有两个关于阿多诺的评价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是理查德·莱珀特的提醒，即在阿多诺的一生中，音乐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确实，自阿多诺成年之后，他一直坚持作曲。而正如莱珀特所统计的，在阿多诺的二十三卷著作中有近乎三分之一涉及音乐（据统计，遗著中的比例也差不多）。^[4] 第二个是亨利·皮克福德(Henry Pickford)针对阿多诺于 1950 年至 1969 年在西德的丰富的公众生活经历所做的评论。皮克福德说道：“他致力于大众媒体的研究，这是阿多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实践意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5]

作为一名思想家，阿多诺力图避免将哲学体系化，怀疑真正的思想是否具有明晰性：“真正的思想是无法单靠自身获得理解的。”^[6] 他抱怨体系哲学是摒弃对象的方法论碎片。无论是预先设定其所谓的对象具有特定的目的，还是将对象从其原初语境中独立出来的做法，都将导致对象的缺失。体系哲学与方法论都偏好的那种结论除了能证实那些本身就包含在前提之内的假设外，毫无用处。由此，思想本身变得既模糊又严格，就像事物一样，在认识它之前，我们便能够与它相遇，在认识它之后，它又变成某种其他的东西。阿多诺热衷于音乐、艺术和文学，同时又对哲学怀有特殊的兴趣，这就是他超越，或至少是避免思想僵化的经验方式。阿多诺并非一个反思想者，或反技术进步者，而是一位 20 世纪卓越的思想探索者。

思想的普遍僵化最明显地体现在主体生活方式中。具有自身

规定性的人类主体变成了一种客体，尤其是在遭遇自身时。然而，正如阿多诺并不反对思想一样，他并不反对主体性。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奥德修斯(Odysseus)视为僵化的却又成功的主体性雏形。正是奥德修斯的狡诈，以及随时准备牺牲手下和自身的行动使他成为主体性的原型。可以说，奥德修斯的聪明战略就是系统思想的前身。主体生活的这一特性充分体现在对本能的支配上。这就是说，奥德修斯能够如此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英勇地领导和统治了他所遭遇到的人、物和怪兽，还因为他熟练掌握了行动准则。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些规则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

乍看之下，统治与支配包含的这种反思性相当奇怪。当统治和支配的目的是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时，这一反思性如何与之相适应呢？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理解，统治与支配要求主体性自身顺从它们。简言之，不管主人奥德修斯要获得什么东西，他都必须首先自我忍耐和克制。正是这种自我克制使得主体性具备统治能力。这看似不起眼，但更大的影响其实在后面。反思性在幻想中获得了最为生动逼真的体现；胜利者可由此证实，他的自我克制正是战胜他者的表演和代价。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阿多诺对主体性结构和起源的批判是一种超越，一种尼采式的对先前所有支配/克制的主体性模式的超越。但这样的想象忽略了阿多诺的一贯努力，即避免清扫掉系统哲学思维的模糊性，避免系统哲学思维的终结。这提醒我们，阿多诺的批判暗示着主体性所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彻底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并不会削弱阿多诺主体性批判的广度和深度。相反，它意味着阿多诺将主体性的发展视为一个辩证的、历史的过程。因而对阿多诺来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回到某种早期的主体性模式，而是在已形成的主体性模式基础上向前发展。在此，美学那极具

活力的模仿在阿多诺的思想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核心思想可以通过考察阿多诺对主体性思维局限性的批判而获得。

如果思想与主体性的历史任务相类似的话，那么下一步所要做的就不是压制思想，而是对思想进行反思。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传统哲学以自我反思为基础展开，那么我们可以斗胆断言，阿多诺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哲学家。但是，阿多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反思的发生及其方式有独到理解。如果思想无法摆脱它的僵化趋势和客体化冲动进行自我反思，那么它所获得的注定只能是某种既有的具体化模式。客体化思维——如同具体化的主体性——所遗留下来的不过是一堆被压制的事物。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使这些僵化的事物重获新生，释放出它们被困的生命力，而是使主体性富有反思性，去回应这些对象，使它们不再成为那种体系化思维之下被压制的僵化事物。

客体化的思维和僵化的事物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教训，因为它们展示了生命的停滞和静止，除了日渐破败之外无所发展。这意味着，生命作为最高的客体，即主体，它不应该仅仅只如事物一般地生长衰灭，它还意味着某些其他的东西。阿多诺辩证思想的彻底性充分体现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重新审视辩证法既定的向上的必然发展过程，考察黑格尔(Hegel)所谓的“肯定的否定”、辩证法的对立运动是否必然总是伴随着复归和一体化的综合。阿多诺认为在历史领域里这样的必然性是不成立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即便是哲学，它也错失了认识自身作为生命形式的机会。

哲学的悲剧性缺陷——思维过于紧密地依附于概念——使事物躲避着这种客观化思维，真正的思想也离它远去。但是，如果不把经验纳入思想的框架中或把它规定为某些超验的范畴，我们如何去思考经验？阿多诺尝试着通过理论和经验的方式去追寻那

些无法被思想同一化的事物踪迹。这种对事物的模仿性描绘可以被称为经验。它意味着我们所遭遇的事物是无法完全被客观化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它们身上闪烁出来的经验——正是阿多诺所说的这种事物。但与其把艺术作品理解为某种抵制思想或反对客观化的东西，这种激烈的抵抗帮助奥德修斯走向自身的对立面，使他在幻想中得以对抗自身，倒不如从实用的角度上把它理解为一种客体，通过其不完整性引入主体性共识。艺术作品的不完整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艺术作品的体验和解释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主体的预先设定。二是在黑格尔意义上，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单一的世界符号或栖居者，它暗藏着已经完成的存在的单一性。这种不完整性是一种错乱，因为艺术作品被单独地展示为一种世界的实例，它不能使自己达到完整的存在。客体的不完整性对经验来说就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完整性的象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作为单一客体的存在，它自身所具有的这种牢固的单一性，作为世界的特殊代表，证明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不完整性。那么，为什么其他类型的客体不包含对世界不完整性的认识呢？或许这只是因为在思考他们时没有遭遇过像思考艺术作品那样所遇到的如此大的困难。

马克思也是将商品置于一种结构性缺失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商品的出现建立在社会关系缺失的基础上，正是社会关系的缺失使商品得以存在。对阿多诺来说，艺术作品与商品具有相反的性质，艺术作品不像商品那样通过遮蔽世界而使自己获得存在，相反，它呈现出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但是，这种呈现必须避开概念思维的席卷及其完整性冲动。在阿多诺看来，世界存在的最大可能性并不在于思想对它的照亮，而在于经验被阻挠的特殊渠道之中。阿多诺对经验的理解富有辩证性，并融入弗洛伊德(Freud)的心理学理论。就在经验被阻挠的地方，经验同样可以甚至更充分